



大自然的雲篆

—— 為什麼要在畫符的課堂上，出去尋找大自然的氣息？

致讀者：

一位不懂中文的外國人，憑著他的閱讀和想像來彌補不知之處，試圖忠實地追溯和解釋他的學習畫符經驗。如果這些來自他內在心靈、意識的字語，冒犯了您，懇求諒解；或許某些大膽的想法或另類文化的聯想，希望給予寬容，感謝您的理解和善意，在此深感榮幸與讀者分享。

Jean-Claude HOYAMI 歐羅德

Chu-Yin CHEN (translator) 陳珠櫻 (翻譯)

我所知的道教

西方的社會介紹道家思想，常以老子、莊子為代表人物，對於不熟識道教的我，特別喜歡閱讀列子。來到彰化天師府拜訪天師，會客室牆上的神像畫、還有地面上的動物雕像等，都吸引我神遊其中。當大家用中文或台語交談得起勁時，我會在一個隱蔽的角落，打開手機開始閱讀列子。這些聖賢向我們傳述的一個幾乎難以接近的想像世界，即使我們十分地嚮往，但又不願把自己的劣根性拔除。這是攸關人與自然，人介於天地之間，在有限與無限，在可見可言與不可見不可說當中一種難以形容的和諧世界。如果這是道教宇宙起源論和神性論的核心主

題，亦是一個貫穿原始民族生活的精神。然而當我們面對虛幻的現實生活時，卻有意識地選擇遺忘。

也許透過列子《沖虛真經》的記載，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和神話傳說，有關孔子對事物的微妙滲透，甚至從老莊的文本提到關於黃帝時代，沒有人為而為的和諧。很巧地，這些思想極接近我所讀印度教的某些哲學觀點，同時在佛教的經書裡也亦可尋，透過這些粗淺的接觸，有助於我對道教的認識。除了哲學範疇的涉獵外，我也打太極拳以及對中國武俠劇的愛好，因此添加了一層對道教煉炁與神通法力之好奇與仰慕。

此外近三十年我經常來台灣，岳父岳母常帶我一起參加中國傳統節慶，去道教宮廟拜拜等；就像西方的教堂一樣，這些廟正是活生生的《書本》，通過廟宇的楣板、石雕、木刻或彩繪，傳述這個地方的歷史、賢人和神仙故事，如媽祖、玉皇大帝等，許多我想不起名字的神像，還有廟宇三川門前兩邊纏繞在柱子上的巨龍，或是在宮殿入口處御路石（斜坡道）的雲龍圖案，這些豐富了我多年來對道教想像。

儘管如此，這些昔日先民所留下的智慧文化資產，對我而言幾乎遙不可及，因為我得花好幾個小時才能讀完一頁中文，遺憾中帶著一絲沮喪的情懷。

造訪正一嗣漢張天師府

在此，似乎有必要先描述一下我初到張天師府的彰化教育總部情景。在天師府我特別學會吹尺八，同時也學會製作尺八；有時週日與道長煉正一仙功；在天師府第八期的年刊，我讀了道教三清祖師（元始天尊、靈寶天尊、道德天尊）的介紹文章；每回造訪或告辭天師府時，在歷代祖天師、趙元帥、王天君眾神像及土地公前，盡我所學、所知虔誠地禮拜。然而，每每忍不住對趙元帥神尊手持的九節鞭，還有祂坐騎老虎的和善外表多看幾眼。

我得承認我不是一個好學徒、或是一

位狂熱的道教信徒，因對道教齋醮儀禮或科儀的含義所知甚少，觀看著這些傳統吟唱、樂舞的祭祀形式，常讓我

想起其他宗教的儀式。我懷著一種既旁觀又期待的心態，但卻說不出所以然，也許過於耽溺於物質的形式化，且因文化隔閡難以溝通而感到疏遠。即使如此，我仍很樂於以一種低調的立場，保持某種程度上的隱退態度，這也解釋了為甚麼有時我想抽離集體活動的行為。

2021年11月21日週日，是張天師府舉行奏職授籙的大日子，受度籙士成為道長的儀式，這是入道漫長之路的第一步。在這個儀式之前，我進行兩天的密集式培訓，相信在這過程，將揭開我瞥見神秘面紗的一角，確實如此，雖非我所期待的那般，但之後的一些探討，讓我對道教的義理多了一點概念。仔細想一想，在寫下這段經驗時，從中體悟到也許我還沒做好心理準備。儘管如



彰化天師府正一仙功之尺八煉炁—法國 Jean-Claude HOYAMI 與陳珠櫻教授夫婦



正一嗣漢張天師府辛丑年下元受籙道長合照

(圖前排左一 - 法國 Jean-Claude HOYAMI 道長, 前排右一陳羅櫻道長)

此, 我對道教儀式、經籙和畫符所知甚少, 十一月底連續兩、三天的培訓課程, 構成了我後來學習天師道的支柱之一。

奏職授籙的培訓課程

第一天開始上課, 就像我的同儕們一樣, 把放在一個大盒子裡的經籙文件按編號排序, 在上面填寫個人的姓名、地址、出生年月日或蓋上章印等。在整個培訓過程中, 特別感謝薛慧盈道長擔任我的中英文翻譯老師及給我的協助與解說。如果沒有薛慧盈道長、蘇珍慧道長和我的妻子, 在這麼多文件的表格上會出現多少書寫的錯誤啊!

文件填寫處理速度之快, 幾乎沒有時間讓我讀懂從我手中簽名的經籙, 也未來得及問它的象徵含義。而在這些神聖的名冊頁面, 當我看到某些漢字時, 它們對我說話, 那是關於保護的元帥、天將、天兵、天馬等, 這些將在儀式中授予我的某些特權法力, 因沒有受過傳統的道教薰陶, 這一切對我來說

經驗與感悟 大自然的雲篆



似乎很奇怪, 但祂在某種形式上承載了與一種神秘力量訂定的契約。這些神性的世界與許多西方中世紀的神話或英雄式幻想故事很接近, 甚至與離我們更近歌德的《浮士德》(Urfaust, Goethe) 產生了某種共鳴。

爲了理解我在這次行動中部分的感覺, 我得在此表達我對「超自然」的立場, 這也許是一個非常個人化的元素。我深信存在與我們平行的其他維度世界(也許就像來自這些遠古時代的、我們想像力的原型構造), 但是在自然界和事物的普通本質中, 這些維度對我們而言是隱藏的; 如果它們不向我們顯現, 我不太確定是否有必要去尋找它們。那些感知到的人, 往往會以某種方式遭受痛苦。依我看來, 在自然神聖力量面前過度強求和反抗, 這種類型的追求象徵一種精神上的狂妄自大。

在寧信其有的心態和擔憂的心情, 此刻開始蔓延在我心中。因爲我讀過太多關於神聖魔法的故事, 不得不說是有受到影響。另一方面, 對我而言透過以個人的名字和個人的符號在這些神聖的形式上簽名, 即是代表將我的靈魂交給陌生的神秘力量, 而我的意志強烈拒絕。此外不了解, 尤其是無法識別經籙內文的意義、象徵、目的、用途、範圍、重要性、特權等, 我不理解它們數量眾多的原因, 也無法理解它們存在的原因。這



Jean-Claude HOYAMI道長書符

一切承自漢朝的繁文縟節，在我看來似乎是一種戲劇化儀式，敦促著我完成；爲了更理性地安排這些任務，我採用一種機械式，幾乎是工業自動化的

形式，以便盡快完成這項繁複的工作。一套副本還不夠，尤其是後來我得知，爲了與天界簽訂契約，必須將其中的一部分焚燒火化。

第一天下午學畫符，天師用毛筆畫了一個符號作爲符頭，然後向我們解釋代表天師門生的符號。線條動感十足，時而起伏，時而斷續，和諧的圖形宛如一個表意文字。我們學會了用毛筆和墨水在日曆紙的背面描畫它，無數次的練習，正是時間流逝的標誌。這是我長久以來第一次拿著毛筆，最重要的是，我第一次用墨汁書寫。從頭學習如何握筆、掌控手指的力道，及如何保持線條簡潔流暢，同時避免墨汁過度暈染。

記得我剛上小學時，最讓我感到緊張害怕的事，即用鋼筆學寫字，對於一個動作不協調與不熟練的人來說，這是一種真正的恐

懼和折磨。手寫困難的毛病，隨著我日後在電腦鍵盤上的工作並未改善，只是由困難變得更加困難。

但是此時此地，沒有任何聲響：手高舉著智慧的毛筆，有紀律的墨汁在不太貪婪的紙上，隨著對另外兩個更複雜、更圓潤和更具象徵意義的符號練習，這種樂趣繼續維持著。重複地描畫，視爲一種遊戲。我周圍的人，似乎對畫符表現非常著迷。但我好動的個性，把我吸引到別處，大約練習了二十次，我明白如何畫這些符號後（尤其是不知道學習的目的，這似乎與我預期的相去甚遠），更想嘗試其他的繪畫形式。在日曆的背面，我開始描畫「山水」或「花鳥」，然後書寫幾首詩，比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并序、李白的蜀道難、王維的洛陽女兒行。但這一切，或許與道教相去甚遠…。

培訓的第二天，我們繼續學習如何畫兩個新元帥的符。道長給我的解釋，知道這是護身符，由一組符號組成，上面覆蓋著天師的標誌，作爲擔保人和代禱者。

然而我的想像力、我的信仰及我對獨立的渴望，強烈湧現糾結在一起，讓我感到極不舒服；還有對練習目的的無知或誤解，或多或少的間接義務，和重複相同的書寫，在我心中產生了一種斷然的拒絕形式；伴隨著一種被限制的感覺，無論是在實體的空間



裡，還是在聚焦的精神上。下午剛開始，這種感覺變成了一種壓迫感，瀰漫在教室裡，在我看來與我們的活動有關，某種神力似乎被調用了，漂浮在空間裡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我把毛筆擲在硯台上，把紙揉成兩摺，然後拿起與我密不可分的皮包，邁著堅定的步伐走出了教室。我需要呼吸新鮮空氣，讓自己面對大自然！



鄰天師府教育總部稻田景觀 - 黃三芳攝

於是我走出天師府，沿著大路往芬園鄉走去。天氣又熱又乾，太陽猛烈地照射著。我的行為實在有點莽撞，儘管每個人都很和善、體貼和關注我，但還是有一種反抗的心理，拒絕參與正在發生的事情；也許對我來說，這是個陌生又陌生的世界。我感覺到或說我的想像（我不知道什麼是真的），在那裡，我的靈魂受威脅，並不是天主教所指的靈魂，而是賦予萬物生靈的靈魂，自然生物處處相似，靈魂不分種類或意識水平。

我沿著房子走著，渴望找到一杯咖啡，作為一種使自己快樂和依戀的寄託。過了一會兒，我看到稻田中間有一個斜坡，於是走下去，在那裡，我找到了自己…。

在法國，我年輕時的大部分生活是在鄉村，在玉米地、大麥田，以及牛羊安詳吃草的牧場中；我經常帶著我的狗，到被繁茂樹林所圍繞的小山丘散步，那是一隻黃褐色的大丹犬；我常走在點綴著藍莓花朵、紅色罌粟花的麥田邊緣，在收割季節時，會有無數刺痛你的昆蟲（恙蟎）。

此時，當我走到這個斜坡的底部時，我非常好奇地、想近距離地觀察立著的稻子。我發現自己走了大約十分鐘，在一條高寬約二十公分的田埂路上，盤繞在方方的稻田之間。種植在下面的稻子，大約每十來株叢生成一小簇、一小簇。稻田的土壤上灌溉著一層薄薄的水，有時會淹過已崩塌的田埂邊，我小心地走著。

就像在法國一樣，這個地方充滿了生機，許多麻雀在下垂彎曲的稻穗、疏鬆的花序間飛舞著，躍過時，不忘偷走幾顆籽實。蜜蜂和翅膀薄得像一層膜的膜翅目昆蟲穿梭在稻株間，飛來飛去覓食小稻花。其他的小蟲們，在泥土和水中的稻根下游水嬉戲。我跪了很久，看著這奇觀，如此豐富的生命，繁忙卻又安詳！

此時此地，我有意識地聞到一陣陣的稻花香，隨風淡淡地飄來。勾引起我的記憶。對這種香味的印象，那是來自印度，在迎風敞開陽台上的一盤印度米飯；那是當我打開一袋，當季收成的泰國香米時；一股帶有生命的、成長的、流動的米香味道。這真是一種震驚啊！我沒有料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，幾乎是一種狂喜！藉由嗅覺把我傳送到另一個世界，遠離了日常塵囂生活。

持續了多久？我說不清，也許幾秒鐘，也許幾分鐘，但足以讓我忘却之前困擾我、壓迫我的事情。於是我繼續前行，穿過稻田直走到路邊，我再次在陽光下行走，看著果樹，試圖認出它們，最重要的是，要留意狗，因牠對任何移動的東西都會兇猛地狂吠。然後，到了一個小村莊的入口，旁邊是一座宮廟沿著一條河，我轉身，帶著更開放、更平和的心情走回天師府。大自然啊！比任何含咖啡因的安慰劑，更令人振奮欣慰……。

就這樣，下午在天師的演講之後，我完成了訓練；此外這一天剩餘的時間，也讓我對為隔天的儀式，所準備的經籙之象徵含義，有了一些認知見解。

奏職授籙的當天，我必須說這個星期天，我感到非常地漫長，而且情緒上頗高昂。對於一些接受過培訓的人來說，這是一個授籙傳度成為道長的重要儀典。這使



Jean-Claude HOYAMI 與奏職道眾

我想起了中世紀晚期所實行的晉升騎士儀式，這是一種俗世和宗教的成年儀式，男子通過淨化提升到騎士的階級，通常是確保新騎士的訓練並“傳授”他武器。

這個早上我們都身著道教法服，服面繡有虎龍花鳥鶴的吉祥圖騰，背後飾有八卦圖及有3、5、7、9層的寶塔。突然，就像回到中國武俠劇一樣，臣子執笏在皇朝上奏呈。但此時此刻，道眾在朝禮尊神前以一種真誠虔敬之心，共同體驗某種獨特的、宏偉的感覺。《共同》這個詞對我來說很重要，因為這是我在台灣三年來罕見的時刻之一；體悟《共同》的精神，似乎融入了我一直



經驗與感悟 大自然的雲篆



天師為 Jean-Claude HOYAMI 道長引炁鑒花

在尋找的中國傳統文化，尤其是與某物合而為一。於是，我懷著激動、羞澀的心情，**透過道冠的金仰，接收天師手中的神火**，低聲念出了聖言及回應「臣在」。即使我不清楚，也仍然不清楚，之後我會用授予我的特殊天權做什麼，但我覺得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，而且我也很歡心，特別是為此次奏職授籙的道友們感到高興，他們已在求道的精神道路上取得躍進，也感謝所有參與這次儀典的人。

傍晚的送神儀式，也是一個特殊的時刻，在我看來，它像是一種淨化心靈的形式，是對大自然的讚美和感恩賜予我們的一切！

從那天起，發生了什麼事？

我會說，我不是一位「模範學生」，還差得遠呢！日常生活已被我們認為重要的但卻是無聊的瑣事填滿；或許我在台灣的時間僅限這半年，已懶得再付出更大的投注了。但那小小的「靈火」，放在我頭上的瞬間，在某處留下了一些火苗，我相信在「存思」的時刻，可以重生火花！

在寫這篇文章、且要回法國之前，我要特別感謝張天師，感謝他的好意及撫慰人心的笑容，感謝他明智的建議並且總是鼓勵，感謝他教給我和我妻子的所有東西，還有在他會客室裡長時間的交談，即使共飲千杯的茶，都還嫌少！

我還要感謝莊智凱道長，他溫暖而平靜的親和力，他教我如何做尺八。我也要感謝天師府裡所有的道長及成員，他們將我視為自己的一員，在他們的指導之下，共同煉正一仙功、共同吹尺八、共同三趾上下樓梯等。我可以肯定的說，在彰化張天師府渡過的這段溫馨時光，將永遠存在我的心中、我的腦海裡。